

書名 五燈會元

(第拾冊)

檢查者 譚新嘉
覆查者 饒汝信
共拾陸冊

刊寫時代 明覆宋本

裝式 綫裝鑲襯

卷數 第拾肆

葉數 伍拾貳葉

行格 半葉拾叁行行式拾肆字

高廣 高柒寸廣壹尺

邊口 左右雙綫白口上口標字數魚尾下標五燈幾下標佛祖名下標葉數

印章 尾有本館朱文長印

印章

其他標識及狀況

覆查加注

實伍拾壹葉(外補空白壹葉) 共冊數上應加存字

中華民國十三年叁月玖日

五燈會元卷第十四

曹洞宗

青原下七世

洞山延禪師法嗣

上藍慶禪師

同安慧敏禪師

金峯志禪師法嗣

天池智隆禪師

鹿門真禪師法嗣

谷隱智靜禪師

益州崇真禪師

鹿門譚禪師

佛手巖因禪師

曹山霞禪師法嗣

嘉州東江和尚

草庵義禪師法嗣



書名五燈會元

(第拾

冊) 共拾陸冊

刊寫時代明覆宋本

裝式綫裝銀襯

卷數第拾肆

葉數伍拾式葉

行格半葉拾叁行行式拾肆字

高廣高柒寸廣壹尺

邊口左右雙綫白口上口標字數魚尾下標五燈幾下標佛祖名下

標葉數

尾有本館朱文長印

印章

其他標識

及狀況

覆查加注

實伍拾壹葉(外補空白壹葉) 共冊數上應加存字

中華民國十三年叁月玖日

五燈會元卷第十四

曹洞宗

青原下七世

洞山延禪師法嗣

上藍慶禪師

同安慧敏禪師

金峯志禪師法嗣

天池智隆禪師

鹿門真禪師法嗣

谷隱智靜禪師

益州崇真禪師

鹿門譚禪師

佛手巖因禪師

曹山霞禪師法嗣

嘉州東江和尚

草庵義禪師法嗣

檢查者譚新嘉
覆查者饒汝僖

龜洋慧忠禪師

同安丕禪師法嗣

同安志禪師

歸宗暉禪師法嗣

歸宗弘章禪師

嵇山章禪師法嗣

雙泉道虔禪師

雲居岳禪師法嗣

豐化令崇禪師

梓州龍泉和尚

護國澄禪師法嗣

護國知遠禪師

大安能禪師

袁州仰山和尚

藥山忠彥禪師

香門守欽禪師

薦福思禪師

護國志朗禪師

靈泉仁禪師法嗣

大陽慧堅禪師

五峯遇禪師法嗣

五峯紹禪師

廣德延禪師法嗣

廣德義禪師

石門蘊禪師法嗣

石門慧徹禪師

含珠哲禪師法嗣

龍穴山和尚

延慶歸曉禪師

廣德周禪師

女珠山和尚

含珠山貞禪師

紫陵一禪師法嗣

廣福道隱禪師

紫陵微禪師

興元大浪和尚

洪州東禪和尚

同安戒禪師法嗣

陳州石鏡和尚

青原下八世

谷隱靜禪師法嗣

谷隱知儼禪師

普寧法顯禪師

同安志禪師法嗣

梁山緣觀禪師

歸宗章禪師法嗣

普淨常覺禪師

護國遠禪師法嗣

雲頂德敷禪師

大陽堅禪師法嗣

石門聰禪師

北禪契念禪師

石門徹禪師法嗣

石門紹遠禪師

北禪懷感禪師

靈竹守玠禪師

四箇津禪師

承天義勲禪師

青峯義誠禪師

廣德智端禪師

石門筠首座

青原下九世

谷隱儼禪師法嗣

谷隱契崇禪師

梁山觀禪師法嗣

大陽警玄禪師

梁山巖禪師

藥山利昱禪師

羅紋得珍山主

石門遠禪師法嗣

道吾契詮禪師

廣濟方禪師

北禪感禪師法嗣

南禪聰禪師

青原下十世

大陽玄禪師法嗣

投子義青禪師

福嚴審承禪師

白馬歸喜禪師

雲山靈運禪師

乾明機聰禪師

梁山巖禪師法嗣

雲頂鑒禪師
清君昇禪師

興陽清剖禪師

羅浮顯如禪師

大陽慧禪師

雲頂海鵬禪師

梁山善慧禪師

道吾詮禪師法嗣

天平契愚禪師

青原下十一世

投子青禪師法嗣

芙蓉道楷禪師

洞山雲禪師

龍蟠曇廣禪師

青原下十二世

芙蓉楷禪師法嗣

丹霞子淳禪師

寶峯惟照禪師

淨因自覺禪師

大洪報恩禪師
福應文禪師

淨因法成禪師

石門元易禪師

天寧禧誦禪師

天寧齊璉禪師

梅山已禪師

普賢善秀禪師

鹿門法燈禪師

資聖南禪師

洞山微禪師

太傅高世則居士

大洪恩禪師法嗣

大洪守遂禪師

大洪智禪師不列章次

青原下十三世

丹霞淳禪師法嗣

長蘆清了禪師

天童正覺禪師

大洪慶預禪師

治平渴禪師

淨因成禪師法嗣

天封子歸禪師

吉祥法宣禪師

護國守昌禪師

丹霞普月禪師

尼慧光禪師

寶華照禪師法嗣

圓通德止禪師

真如道會禪師

智通景深禪師

華藥智朋禪師

石門易禪師法嗣

青原齊禪師

天衣法聰禪師

尼佛通禪師

淨因覺禪師法嗣

華嚴慧蘭禪師

天寧誦禪師法嗣

熊耳慈禪師

大洪遂禪師法嗣

大洪慶顯禪師

大洪智禪師法嗣

天章樞禪師

青原下十四世

長蘆了禪師法嗣

天童宗珏禪師

龜山義初禪師

北山法通禪師

天童覺禪師法嗣

雪竇嗣宗禪師

淨慈慧暉禪師

石門法真禪師

大洪法為禪師

大洪預禪師法嗣

五十四

五

長蘆妙覺禪師

保寧興譽禪師

善權法智禪師

瑞巖法恭禪師

光孝思徹禪師

長蘆琳禪師

雪竇慧深首座

護國欽禪師

投子道宣禪師

天衣聰禪師法嗣

慧日法安禪師

吉祥元實禪師

青原下十五世

天童珏禪師法嗣

雪竇智鑑禪師

廣福道勤禪師

善權智禪師法嗣

超化藻禪師

青原下七世

洞山延禪師法嗣

瑞州上藍院慶禪師初遊方問雪峯如何是雪峯的的意峯以杖子敲師頭師應諾峯大笑師後承洞山印解開法上藍僧問如何是上藍無刃劔師曰無曰為甚麼無師曰闍黎諸方自有洪州同安慧敏禪師初來洞山問諸聖以何為命山曰以不問斷師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山曰有師曰如何是向上事山曰不從問斷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請師一句師曰好記取

金峯志禪師法嗣

廬山天池智隆禪師在金峯普請般柴次峯問般柴人過水否師曰有一人不過水曰不過水還般柴否師曰雖不般柴也不得動著他

鹿門真禪師法嗣

谷隱智靜悟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轉身處師曰卧單子下問如何是道師曰鳳林關曰學人不會師曰直至荆南問如何是指歸之路師曰莫用伊曰還使學人到也無師曰甚麼處著得汝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時師曰不異如今曰不異底事作麼生師曰如來密旨迦葉不聞問古澗寒泉甚麼人得飲師曰絕飢渴者曰絕飢渴者如何得飲師曰東畎東流西畎西流益州崇真禪師僧問如何是禪師曰澄潭釣玉兔曰如何是道師曰拍手笑清風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捏捏三官土地堂襄州鹿門志行譚禪師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師曰南瞻部洲北鬱單越曰恁麼則事同一家也師曰隔須彌在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從甚麼處來曰江北來師曰南堂裏安下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亥亥年生廬山佛手巖行因禪師鴈門人也首謁鹿門師資契會尋抵廬

山山之北有巖如五指下有石窟可三丈餘師宴處其中因號佛手巖和尚江南李主三召不起堅請就棲賢開堂不逾月潛歸巖室僧問如何是對現色身師豎一指法眼別云還有也未後示微疾謂侍僧曰日午吾去矣及期僧報日午也師下牀行數步屹然立化李主備香薪茶毗塔于巖之陰

曹山霞禪師法嗣

嘉州東汀和尚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石女紡麻縷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扇車關揆斷問遍界是佛身教某甲甚麼處立師曰孤峯頂上木人叫紅燭輝中石馬嘶

草庵義禪師法嗣

泉州龜江慧忠禪師本州陳氏子謁草庵庵問何方來師曰六眸羣雁曰還見六眸否師曰患非重瞳庵然之師尋回故山屬唐武宗廢教例民其衣暨宣宗中興師曰古人有言上昇道士

不受籙成佛沙爾不具戒祗為白衣過中不食不宇而禪迹不出山者三十年一偈以自見曰雪後始知松栢操雲收方見濟河分不因一主教還俗那辨雞群與鶴群多年塵事謾騰騰雖著方袍未是僧今日修行依善慧滿頭留髮候然燈形儀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試讀善財巡禮偈當時豈例作沙門謂門弟子曰衆生不能解脫者情累爾悟道易明道難僧問如何得明道去師曰但脫情見其道自明矣夫明之為言信也如禁蛇人信其呪力藥力以蛇縮弄揣懷袖中無難未知呪藥等力者怖駭棄去但諦見自心情見便破今千疑萬慮不得用者未見自心者也忽索香焚罷安然而化全身葬于無了禪師塔之東後數年塔忽坼裂連階丈餘主僧將發視之是夜宴寂中見無了曰不必更發也今為沈陳二真身無了姓沈見馬祖同安丕禪師法嗣

洪州同安志禪師先同安將示寂上堂曰多子塔前宗子秀五
老峯前事若何如是三舉未有對者末後師出曰夜明簾外排
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安曰須是這驢漢始得住後僧問二機
不到處如何舉唱師曰遍處不逢玄中不失問凡有言句盡落
今時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師曰目前不現句後不迷曰向上事
如何師曰迥然不換標的即垂

袁州仰山和尚僧問如何是仰山境師曰白雲峯下猿啼早碧
嶂巖前虎起遲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寒來火畔坐熱向澗
邊行

歸宗惲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弘章禪師僧問學人有疑時如何師曰疑來多少時
也問小船渡大海時如何師曰較些子曰如何得渡師曰不過
來問枯木生華時如何師曰把一朵來問混然覓不得時如何

師曰是甚麼

嵇山章禪師法嗣

隨州雙泉山道虔禪師僧問洪鐘未擊時如何師曰絕音響曰
擊後如何師曰絕音響問如何是在道底人師曰無異念問如
何是希有底事師曰白蓮華向半天開

雲居岳禪師法嗣

揚州豐化院令崇禪師舒州人也僧問如何是敵國一著碁師
曰下將來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把將一片來看

澄州藥山忠彥禪師僧問教中道諸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光
明即不問如何是實相義師曰會麼曰莫便是否師曰是甚麼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雲嶺龍昌月神風洞上泉
梓州龍泉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在闍黎分上
問學人欲跳萬丈洪崖時如何師曰撲殺

護國澄禪師法嗣

隨州護國知遠演化禪師僧問舉子入門時如何師曰緣情體物事作麼生問乾坤休駐意宇宙不留心時如何師曰揔是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

隨州智門寺守欽圓照禪師僧問兩鏡相照爲甚麼中間無像師曰自己亦須隱曰鏡破臺亡時如何師豎起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額上不貼榜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把火燒天徒自疲

安州大安山崇教能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打動南山鼓唱起北山歌問如何是三冬境師曰千山添翠色萬樹鎖銀華

潁州薦福院思禪師僧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曰梵音何來曰不假修證如何得成師曰修證即不成

隨州護國志朗圓明禪師僧問如何是萬法之源師曰空中收不得護國豈能該

靈泉仁禪師法嗣

郢州大陽慧堅禪師初在靈泉入室次泉問甚麼處來師曰僧堂裏來泉曰爲甚麼不築著露柱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壁上挂錢財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腦後看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曰佛殿裏懸幡問不借時機用如何話祖宗師曰老鼠齧腰帶僧請益法身師示偈曰扶桑出日頭黃河輓底流六六三十六陝府灌鐵牛

五峯遇禪師法嗣

瑞州五峯紹禪師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拍禪牀云若不是仙陀千里萬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迢迢十萬餘
廣德延禪師法嗣

襄州廣德義禪師謁先廣德作禮問曰如何是和尚密密處處
曰隱身不必須巖谷闐闐堆堆覩者稀師曰恁麼則酌水獻華
去也德曰忽然雲霧靄闇黎作麼生師曰採汲不虛施廣德許
然曰大衆看取第二代廣德師次踵住持聚徒開法僧問如何
是佛師曰披蓑倒騎牛草深不露角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魚躍無源水鷲啼枯木花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臘月死
蛇當大路觸著傷人不柰何問如何是學人相契處師曰方木
逗圓孔問如何是大寂滅海師曰鬧市走馬不觸一人曰如何
是大通智勝佛師曰孤輪罷照妙峯頂汝報巴猿莫斷腸問如
何是作無間業底人師曰猛火然鐙煮佛喋師因事示偈曰纔
到洪山便蹠根四方八面不言論他家自有眠雲志蘆管橫吹
宇宙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多年曆日雖無用犯著應須總
滅門曰或遇新曆日又作麼生師曰運動修營無滯礙何勞入

師曰龍出洞兮風雨至海岳傾時日月明問從上諸聖向甚麼
處去也師曰露柱挂燈籠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解接無根
樹能挑海底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少林澄九鼎浪動
百花新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門外松樹子見生見長問
三身中那身是正師曰報化路頭橫鳥道石人眼裏不栽花問
雲光作牛意旨如何師曰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爛衫
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師曰東村王老夜燒錢問一毫未發時如
何師曰后羿不調弓箭透三江口問如何是佛師曰樵子度荒
郊騎牛草不露曰如何是騎牛草不露師曰遮掩不得問如何
是靈利底物師曰古墓毒蛇頭戴角又曰維摩不離方丈室文
殊未到却先知又曰垢膩汗衫皂角洗因令初上座領衆來叅
師問萬仞峯頭石牛吼穿雲渡水意如何初無對師曰山僧住
持事大叅堂去師後令僧下語或云父嚮和尚或云訪道尋師

明的盲覺了根源顯異機師曰當時初上座若下得這語不將他作參學人上堂一切衆生本源佛性譬如明月當空祇爲浮雲翳障不得顯現爲明爲照爲道爲路爲舟爲楫爲依爲止一切衆生本源佛性亦復如是時汾陽昭和尚在衆出問明月海雲遮不得舒光直透水晶宮時如何師曰石壁山河非障礙閻浮界外任昇騰陽曰恁麼則千聖共傳無底鉢時人皆唱太平歌師曰太平曲子如何唱陽曰不墜五音非關六律師曰還有人和得麼陽曰請和尚不恪慈悲師曰仁者善自保任

含珠普禪師法嗣

洋州龍亢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騎虎唱巴歌問既是善知識爲甚麼却與土地燒錢師曰彼上人者難爲醇對唐州大乘山和尚僧問枯樹逢春時如何師曰世間希有問如何是四方八面事師曰升子裏躡跳斗子內轉身

襄州延慶院歸曉慧廣禪師僧問言語道斷時如何師曰兩重公案曰如何領會師曰分明舉似問如何是鳳山境師曰好生看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識麼

襄州含珠山真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含珠密意同道者知曰恁麼則不假羽翼便登霄漢去也師曰鈍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昧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黑如漆

紫陵一禪師法嗣

并州廣福道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指南一路師曰妙引靈機事登波顯異輪問三家同到請未審赴誰家師曰月印千江水門門盡有僧

紫陵微禪師初到夾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向北山曰是何宗徒師曰昔日老胡師子吼頂門一裂至如今住後僧問如何是紫陵境師曰寂照燈光夜已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猿啼虎

嘯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磐陀石上栽松柏問如何是大
猛烈底人師曰石牛步步火中行返顧休銜日中草曰如何是
五逆底人師曰放火夜燒無相宅天明戴帽入長安曰如何是
孝順底人師曰步步手提無米飯歛手堂前不舉頭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紅爐焰上碧波流

興元府大浪和尚僧問既是喝河神為甚麼被水推却師曰隨
流始得妙住岸却成迷

洪州東禪和尚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江水深七尺曰如何是
密室中人師曰此去江南三十步僧問如何是新吳劍師作拔
劍勢

同安威禪師法嗣

陝州石鏡和尚僧問石鏡未磨還鑒照否師曰前生是因今生
是果

青原下八世

谷隱靜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知儼宗教禪師登州人也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曰白雲南傘蓋北問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曰速須
吐却問如何是諸佛照不著處師曰問這山鬼窟作麼日照著
後如何師曰咄精怪問千山萬水如何登涉師曰舉步便千里
萬里曰不舉步時如何師曰亦千里萬里

襄州普寧院法顯禪師僧問羣劫共住為甚麼不識親疎師曰
誰曰更待某甲道師曰將謂不領話問千山萬水如何登涉師
曰青霄無間路到者不迷機

同安志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益陽水急魚
行澁白鹿松高鳥泊難問家賊難防時如何師曰識得不為冤

曰識得後如何師曰貶向無生國裏言莫是他安身立命處也
無師曰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活水龍師曰與波不作浪曰忽
然傾湫倒嶽時如何師下座把住曰莫教濕却老僧袈裟角問
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曰葱嶺不傳唐土印胡人謾唱太平歌問如何是從
上傳來底事師曰渡水胡僧無膝袴背駝梵夾不持經問如何
是正法眼師曰南華裏曰為甚在南華裏師曰為汝問正法眼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寰中天子塞外將軍曰便恁麼去時
如何師曰明月懸空室中暗坐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密師
與瑞長老坐次僧問二尊不並化為甚兩人居方丈師曰一亦
非有偈曰梁山一曲歌格外人難和十載訪知音未嘗逢一箇
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亡僧幾時遷化曰爭奈相送何
師曰紅爐燄上條絲縷變隸雲中不點頭上堂垂釣四海稊釣

獐龍格外玄機為尋知己上堂垂絲千尺意在深潭一可橫空
白雲自異孤舟獨棹不犯清波海上橫行罕逢明鑿
衲衣下事師曰衆聖莫顯師後示偈曰紅燄藏吾身何須塔用
新有人相肯重灰裏覓全真

歸宗章禪師法嗣

東京普淨院常覺禪師陳留李氏子初訪歸宗聞法省悟遂求
出家未幾歸宗將順寂召師撫之曰汝於法有緣他後濟衆人
莫測其量也仍以披剃事囑諸門人師至唐乾化二年落髮明
年納戒於東林寺甘露壇尋游五臺山還上都於麗景門外獨
居二載間有北隣信士張生者請師供養張素探玄理因叩師
垂誨師乃隨宜開誘張生於言下悟入設榻留宿至深夜與妻
竊窺之見師體遍一榻頭足俱出及令婢僕視之即如常倍加
欽慕曰弟子夫婦垂老今願割宅之前堂以裨丈室師欣然受

之至後唐天成三年遂成大院賜額曰普淨師以時機淺味難
任極旨苟啓之非器令彼招誘譴之咎我寧不務開法每月三
八施浴僧道萬計師嘗謂諸徒曰但得慧門無壅則福何滯哉
一日給事中陶穀入院致禮而問曰經云離一切相則名諸佛
今目前諸相紛然如何離得師曰給事見箇甚麼陶欣然仰重
自是王公大人屢薦章服師號皆却而不受以開寶四年十二
月二日示疾十一日告衆囑付訖右脇而化

護國遠禪師法嗣

懷安軍雲頂德敷禪師初叅護國問曰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
尋枝我不能時如何國曰罷攀雲樹三秋果休弄碧潭孤月輪
師乃頓釋所疑住後成都帥請就衙陞座有樂營將出禮拜起
回顧下馬臺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即不聞請師吞却塔前下馬
臺師展兩手唱曰細抹將來營將猛省

大陽堅禪師法嗣

襄州石門聰禪師僧問大陽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騎牛不戴
帽正坐不偏行

潭州北禪契念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衆流混不得
曰獨脫事如何師曰穿雲透石問如何是不墜古今句師曰十
五十六日月相逐

石門徹禪師法嗣

襄州石門紹遠禪師初在石門作田頭門問如何是田頭水牯
牛師曰角轉轟天地朝陽處處春他日門又問水牯牛安樂否
師曰水草不曾虧曰田中事作麼生師曰深畊淺種曰如法著
師曰某甲不曾取次住後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
十方無異路揭覺鳳林前問先師已歸鴈塔去當陽一句請師
宣師曰修羅掌內擎日月夜叉足下蹋泥龍問金龍不吐凡間

霧請師舉唱鳳凰機師曰白眉不展手長安路坦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布袋盛烏龜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孤峯對鳳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中殘雪處處分輝問如何是和尚密作用師曰滴瀝非旨趣千山不露身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赤脚波斯鼻嗅天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灰飛煙滅白骨連天師與病僧灸次僧問正當與麼時如何師曰通玄一脉大似流星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白牛露地卧青谿問生死之河如何過得師曰風吹荷葉浮萍草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羊頭車子入長安問生死浪前如何話道師曰毛袋橫身絕飲啄青谿常卧太陽春問如何是道師曰山深水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金槌擊金鼓問天陰日不出光輝何處去師曰鐵蛇橫大路通身黑似煙問如何是宗乘中一句師曰石火夜燒山大地齊合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石牛欄古路

木馬驟高樓

潭州北禪懷感禪師僧問如何是諸聖爲人底句師曰紅輪當萬戶光燭本無心問師唱誰家曲師曰石戶不留心洞玄通妙的問如何是佛師曰尺短寸長

鄂州靈竹守珍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不意師曰錫帶胡天雪瓶添漢地泉問迷悟不入諸境時如何師曰境從何來曰忘麼則無諸境去也師曰龍頭蛇尾漢

舒州四面山津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王字不著點曰學人不會師曰點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山寒水冷師有拄杖頌曰四面一條杖當機驗龍象頭角初低昂電光臨背上

嘉州承天義懃禪師僧問如何是承天境師曰兩江夾却青育漢一帶山藏赤脚蠻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措大巾子黑鳳翔府青峯義誠禪師僧問三際不生是何人境界師曰白雲

連雪嶽明月混魚釣曰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靈光燦破瑠璃色大地明來絕點痕問如何是青峯家風師曰向火喫甜瓜

襄州廣德山智端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著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著衣喫飯問如何是廣德山師曰當陽花易發背陰雪難消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

筠首座者太原人也自至石門逾三十年取林慕之有僧請喫茶次問如何是首座為人一著子曰適不猶記得曰即今又如何師曰好生點茶來一日荷鋤入園僧曰三身中那一身去作務師拄鋤而立僧曰莫便當也無師攜鋤便行

青原下九世

谷隱儼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契崇禪師僧問如何是正師西來意師曰畜人止處胡人著曰學人不會此理如何師曰聾人側耳瘡人歌

梁山觀禪師法嗣

郢州大陽山警玄禪師江夏張氏子依智通禪師出家十九爲大僧聽圓覺了義講席無能及者遂遊方初到梁山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曰這箇是具處上畫師與進語山急索曰這箇是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師遂有省偈禮拜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道即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師獻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辨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點出秦時鏡照兒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雞帶雪飛山謂洞上之宗可倚一時聲價籍籍山歿辭塔至大陽謁堅禪師堅讓席便主之僧問如何是大陽境師曰羸鶴老猿啼谷韻瘦松寒竹頰青煙曰如何是境中人

師曰作麼作麼曰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滿瓶傾不出大地沒
饑人上堂嗟峨萬仞鳥道難通劔刃輕水誰當履踐宗乘妙句
語路難陳不二法門淨名壯口所以法磨西來九年面壁始遇
知音大陽今日也大無端珍重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大洋
海底紅塵起須彌頂上水橫流師問他甚處來曰洪山師曰先
師在麼曰在師曰在即不無請渠出眾我要相見僧曰聾師曰
這箇猶是待者僧無對師曰喫茶去上堂諸禪德須明平常無
生句妙玄無私句體明無盡句第一句通一路第二句無實主
第三句兼帶去一句道得師子嘖呻二句道得師子返擲三句
道得師子踞地縱也周遍十方擒也一時坐斷正當恁麼時作
麼生通得箇消息若不通得箇消息來朝更獻楚王看問如何
是平常無生句師曰白雲覆青山青山頂不露曰如何是妙玄
無私句師曰寶殿無人不忤立不種梧桐免鳳來曰如何是體

明無盡句師曰手指空時天地轉回途石馬出紗籠曰如何是
師子嘖呻師曰終無回顧意爭肯落平常曰如何是師子返擲
師曰周旋往返全歸父繫與大用體無虧曰如何是師子踞地
師曰迴絕去來機古今無變異問如何是大遠底人師曰靈空
類不得曰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白牛吐雪彩黑馬上烏雞上
堂撒手那邊干聖外祖堂少室長根芙蓉鷲倚雲巢猶自可更看
白馬入蘆花上堂夜半烏雞抱鵝卵天明起來生老鷄鷄毛鷄
背鷄鷄身却共烏鷄為侶伴高入煙霄低飛柳岸向晚歸來子
細看依稀恰似雲中鴈師嘗釋曹山三種墮曰此三語須明得
轉位始得一作水牯牛是類墮師曰是沙門轉身語是異類中
事若不曉此意即有所滯直是要伊一念無私即有出身之路
二不受食是尊貴墮師曰須知那邊了却來這邊行履若不虛
此位即坐在尊貴三不斷聲色是隨墮師曰以不明聲色故隨

處墮須向聲色裏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聲色外一句乃曰聲不自聲色不自色故云不斷指掌當指何掌也五位頌曰正中偏一輪皎潔正當天宛轉虛玄事不彰明暗祇在影中圓偏中正休觀朗月秦時鏡隱隱猶如日下燈明暗混融誰辨影正中來脉路玄玄絕迂迴靜照無私隨處現如行鳥道入鄧開偏中至法法無依即智智橫身物外兩不傷妙用玄玄善周備兼中到叶路當風無中道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師神觀奇偉有威重從兒稚中日祇一食自以先德付授之重足不越限脇不至席年八十嘆無可以繼者遂作偈并皮履布直裰寄浮山遠禪師使為求法器偈曰揚廣山頂卓憑君待價煇異昔翻波處深密固靈根偈尾云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圍揚遂拜而受之遂贊師像曰黑狗爛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礙木馬火牛嘶師天聖五年七月十九陞座辭衆示寂塔于本山

鼎州深山巖禪師僧問如何是初師西來意師曰新羅附子蜀地當歸

澧州藥山利昱禪師上堂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與諸上座同生三世諸佛與諸上座同參三藏聖教與諸上座同時還信得及麼若也信得及陝府鐵牛吞却乾坤雖然如是被法身礙却轉身不得須知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諸上座出身之路道道良久曰若道不得求沉苦海珍重僧問格外之談乞師垂示師曰要道也不難曰恁麼則萬仞碧潭許垂一線也師曰大衆笑你鼎州羅紋得珍山主僧問親切處乞師指示師曰老僧元是廣南人

石門遠禪師法嗣

潭州道吾契詮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鳳嶺無私曲如今天下傳曰如何是道吾境師曰溪花含玉露庭果

落金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擁爐披古衲曝日枕山根問半
頭未見四相時如何師曰玉上青蠅曰見後如何師曰紅爐焰
裏冰

懷安軍雲頂山鑒禪師僧問雪點紅爐詰師驗的師曰王婆煮
餛飩曰多奈即今何師曰猶嫌少在

首山廣濟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騎牛趁春草背却少年
爺問寶劍未磨時如何師曰烏龜啗黑豆曰磨後如何師曰庭
柱挂燈籠曰如何是修行師曰庭柱傷寒

果州清居山昇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金雞
啼石戶得意逐波清曰未審是誰之子師曰謝汝就門罵詈

北潭感禪師法嗣

濠州南禪聰禪師曾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冬月深林雨三春
平地風問如何是大道根源師曰雲興當午夜石虎斗連霄

青原下十世

大陽玄禪師法嗣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青社李氏子七齡穎異往妙相寺出家試
經得度習百法論去幾歎曰三祇塗遠自困何益乃入洛聽華
嚴義若貫珠嘗讀地持林菩薩偈至即心自性猛省曰法離文字
寧可講乎即棄游空席時圓鑑禪師居會聖巖一夕夢畜青色
鷹為吉徵屆旦師來鑑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
無言因緣經三載一日問曰汝記得話頭麼試舉看師擬對鑑
掩其口師了然開悟遂禮拜鑑曰汝妙悟玄機邪師曰設有也
須吐却時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巖今日如病得汗師回顧曰合
取狗口若更怱怱我即便噓自此復經三年鑑時出洞下宗旨
示之悉皆妙契付以大陽頂相皮履直裰囑曰代吾續其宗風
無久滯此善宜護持送書偈送曰須彌立太虛日月輔而轉群

峯漸倚他白雲方改蘇少林風起叢曹溪洞簾卷金鳳宿龍巢
寢昔豈車碾令依圓通秀禪師師至彼無所參問唯嗜睡而已
執事白通曰堂中有僧日睡當行規法通曰是誰曰青上座通
曰未可符與按過通即曳杖入堂見師正睡乃擊牀呵曰我這
裏無閑飯與上座喫了打眠師曰和尚教某何爲通曰何不參
禪去師曰美食不中飽人喫通曰爭奈大有人不肯上座師曰
待肯堪作甚麼通曰上座曾見甚麼人來師曰浮山通曰怪得
恁麼頑賴遂握手相笑歸方文由是道聲藉甚初住白雲次遷
投子上堂召大衆曰若論此事如鸞鳳冲霄不留其迹於羊挂
角那覓乎蹤金龍不守於寒潭王兔豈棲於蟾影其或主賓若
立須威音世外搖頭問答言陳仍立路旁提爲唱若能如是猶
上途更若疑眸不勞相見上堂宗乘若舉凡聖絕蹤樓閣門
相見設使卷簾悟去豈免旁觀春遇桃華重增眼病所

以古人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諸仁者既是不傳爲甚鐵牛走
過新羅國裏遂唱曰達者須知暗裏驚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
嗣阿誰師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曰如何是相傳底事師
曰全因淮地月得照郢陽春曰恁麼則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祇
知荆玉異那辨楚王心僧禮拜師以拂子擊之復曰更有問話
者麼如無彼此著便問和尚適來拈香祝延 聖壽且道當今
年多少師曰月龍丹挂遠星拱北極高曰南山直聳齊天壽東
海洪波比福源師曰雙鳳朝金闕青松古韻高曰聖壽已蒙師
指示治化乾坤萬物若何師曰不如鐵口退却是報皇恩上堂默
沈陰界語落深坑擬有則天地懸殊棄之則千生萬劫洪波浩
渺白浪滔天鎮海明塚在誰收掌良久卓拄杖曰百雜碎上堂
孤村陋店莫挂瓶盃祖佛玄關橫身直過早是蘇秦觸寒求路
難回項主臨江何逃一因命諸禪德到這裏進則落於天魔退則

沉於鬼趣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諸仁者作麼生得平穩去良久曰任從三尺雪難壓寸靈松師作五位頌并序夫長天一色星月何分大地無偏枯榮自異是以法無異法何迷悟而可及心不自心假言象而提唱其言也偏圓正到兼帶叶通其法也不落是非豈關萬象幽旨既融於水月宗源派混於金河不墜虛疑回途復妙頌曰正中偏星河橫轉月明前彩氣夜交天未曉隱隱俱彰暗裏真偏中正夜半天明羞自影朦朦霧色辨何分混然不落秦時鏡正中來火裏金雞坐鳳臺玄路倚空通脉上披雲鳥道出塵埃兼中至雪刃龍身不回避天然猛將兩不傷暗裏全施善周備兼中到解走之人不觸道一般拈掇與君殊不落是非方始妙師示寂書偈曰兩處住持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投筆奄息閣維多靈異茲不盡具獲設利五色同靈骨塔于寺北三峯庵

鄂州興陽清剖禪師在大陽作園頭種瓜次陽問甜瓜何特得熟師曰即今熟爛了也曰揀甜底摘來師曰與甚麼人喫曰不入園者師曰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曰汝還識伊麼師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陽笑而去住後上堂西來大道絕百非句裏投機全乖妙旨不已而已有屈祖宗豈泥初初有何所益雖然如是事無一向且於唱教門中通一線道大家自量僧問安喝出海乾坤震觀面相呈事若何師曰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曰忽遇出頭時又作麼生師曰似鷓提鴛君不信觸體前驗始知真曰恁麼則叉手當曾退身三步也師曰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遭點額回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月照千江靜孤燈海底明鄭金部問和尚甚麼時開堂師曰不歷僧祇數日月未生前師卧疾次大陽問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辦若無箇泡幻大事無由辦若要大事辦識取箇泡幻作麼

生師曰猶是這邊事陽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匝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陽笑曰乃爾惺惺邪師喝曰將謂我忘却竟爾趨寂南嶽福嚴審承禪師侍立大陽次陽曰有一人遍身紅爛卧在荆棘林中周匝火圍若親近得此人大敞鄧開若親近不得時中以何為據師曰六根不具七識不全陽曰你教伊出來我要見伊師曰適來別無左右祇對和尚陽曰官不容針師便禮拜師後至華嚴隆和尚與舉前語隆曰冷如毛栗細如冰雪李相公特上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庭前栢樹公如是三問師如是三答公欣然乃有頌曰出沒雲閑滿太虛元來真相一塵無重重請問西來意唯指庭前栢一株

惠州羅浮山顯如禪師初到大陽陽問汝是甚處人曰益州陽曰此去幾里曰五十里陽曰你與麼來還曾踏著麼曰不曾踏著陽曰汝解騰空那曰不解騰空陽曰爭得到這裏曰步步不迷方通身無辨處陽曰汝得超方三昧邪曰聖心不可得三昧豈彰名陽曰如是如是汝應信此即本體全彰理事不二善自護持住後僧問如何是羅浮境師曰突兀侵天際巍我鎮海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頂上白雲散足下黑煙生

襄州白馬歸喜禪師初問大陽學人蒙昧乞指箇入路陽曰得良父乃召師師應諾陽曰與你箇入路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善犬帶牌問如龜藏六時如何師曰布袋裏弓箭問不著佛求不著法求當於何求師曰村人跪拜石師子曰意旨如何師曰社樹下設齋上堂急走即蹉過慢行趁不上沒量大衲僧無計奈何有多口饒舌底出來僧問一句即不問如何是半句師曰投身擲下曰這箇是一句也師曰半句也摸不著問如何是聞寂之門師曰莫鬧莫鬧

郢州大陽慧禪師僧問漢君七十二陣大霸寰中和尚臨筵不

施寸刃承誰恩力師曰杲日當軒際森羅一樣觀曰恁麼則金
鳥凝秀色玉兔瑞雲深師曰滴瀝無私旨通方一念玄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麤布直掇重重補日用鉏頭旋旋措曰向上
客來如何祇待師曰要用使用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出東
方月落西戶復示頌曰朝朝日出東方夜夜月落西戶如今
大宋官家盡是金枝玉樹

越州雲門山靈運寶印禪師上堂夜來雲雨散長空月在森羅
萬象中萬象靈光無內外當明一句若爲通不見僧問大哥和
尚云月生雲際時如何大哥曰三箇孩兒抱花鼓莫來攔我毬
門路月生雲際是明甚麼邊事三箇孩兒抱花鼓擬思即隔莫
來攔我毬門路須有出身處始得若無出身處也似黑牛卧死
水出身一句作麼生道不勞又立

懷安 頂海鵬禪師僧問如何是大疑底人師曰畢鉢巖中

面面相覷曰如何是不疑底人師曰如是我聞須彌粉碎問祖
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達磨逢梁武摩騰遇漢明

復州乾明後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此問不虛問
如何是東嶽兜率師曰定水不曾離舊岸紅塵爭敢入波來

梁山巖禪師法嗣

昇州梁山善冀禪師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莫眼華問和
尚幾時成佛師曰且莫壓良爲賤曰爲甚麼不肯承當師曰好
事不如無師頌魯祖面壁曰魯祖三昧寂省力纔見僧來便面
壁若是知心達道人不在揚眉便相悉

道吾詮禪師法嗣

相州天平山契愚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杖
鼓兩頭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鎮州蘿蔔石含茶居士
問法無動搖時如何師曰你從潞府來士曰一步也不曾爲師

五十四
曰因甚得到這裏士曰和尚睡語作麼師曰放你二十棒宮人問無鄰可隔爲甚麼不相見師曰怨阿誰師廊下行次見僧以拄杖示之僧便近前接師便打

青原下十一世

投子青禪師法嗣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沂州崔氏子自幼學辟穀隱伊陽山後遊京師籍名術臺寺試法華得度謁投子於海會乃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爲人處也無子曰汝道裏中天子教還假堯舜禹湯也無師欲進語子以拂子撼師口曰汝發意來早有三十棒也師即開悟再拜便行子曰且來闍黎師不顧子曰汝到不疑之地邪師即以手掩耳後作典座子曰厨務勾當不易師曰不敢子曰煮粥和蒸飯邪師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煮粥蒸飯子曰汝作甚麼師曰和尚慈悲放他閑云一

日侍投子遊菜園子度拄杖與師師按得便隨行子曰理合恁麼師曰與和尚提鞋挈杖也不爲分外子曰有同行三師曰那一人不受教子休去至晚問師早來說話未盡師曰請和尚舉子曰卯生日戌生月師即點燈來子曰汝上來下去總不徒然師曰在和尚左右理合如此子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師曰和尚年尊闕他不可子曰得恁麼殷勤師曰報恩有分位後僧問胡家曲子不墮五音韻出青霄請師吹唱師曰木雞啼夜半鐵鳳叫天明曰恁麼則一句曲含千古韻滿堂雲水盡知音師曰無舌童兒能繼和曰作家宗師人天眼目師曰禁取兩片皮問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如何是不露底事師曰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問如何是曹洞家風師曰繩林風雨爛方丈草來侵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足下已生草舉步落危坡上堂晝入祇陀之苑皓月當天夜登靈鷲之山太陽溢目烏鴉似雪孤鴈

成群鐵狗吠而凌霄泥牛闢而入海正當恁麼時十方共聚彼
我何分古佛場中祖師門下大家出一隻手接待往來知識諸
仁者且道成得箇甚麼事良久曰刺我無影樹留與後人看上
堂纔陞此座已涉塵勞更乃凝眸自彰瑕玷別傳一句勾賊破
家不失本宗狐狸戀窟所以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衆生並
爲增語到這裏回光返照撒手承當未免寒蟬抱枯木泣盡不
回頭上堂喚作一句已是埋沒宗風曲爲今時通途消耗所以
借功明位用在體處借位明功體在用處著也體用雙明如門
扇兩開不得向兩扇上著意不見新豐老子道峯巒秀異鶴不
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直得功成不處電火難追擬議之間
長途萬里上堂臘月三十日已前即不問臘月三十日事作麼
主諸仁者到這裏佛也爲你不得法也爲你不得祖師也爲你
不得天下老和尚也爲你不得山僧也爲你不得闍羅老子也

爲你不得直須盡却今時去若也盡却今時佛也不奈他何法
也不奈他何祖師也不奈他何天下老和尚也不奈他何山僧
也不奈他何闍羅老子也不奈他何諸人且道如何是盡却今
時底道理還會麼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問如何
是道師曰無角泥牛犇夜欄上堂鐘敲喧喧報未聞一聲驚起
夢中人圓常靜應無餘事誰道觀音別有門良久曰還會麼休
問補陀巖上客鶯聲啼斷海山雲上堂拈拄杖曰這老鶯得盡
是諸佛建立邊事直饒東涌西沒卷舒自在也未夢見七佛已
前消息須知有一人不從人得不受教詔不落階級若識此人
一生參學事畢驀召大衆曰更若凝眸不勞相見上堂良久曰
青山常運步石女夜生兒便下座上堂假言唱道落在今時設
使無舌人解語無脚人能行要且未能與那一人相應還會麼
龍吟徒側耳虎嘯漫沉吟問如何是兼帶之語師曰妙用全施

該世界木人閑步火中來曰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衆人皆見
曰未審見箇甚麼師曰東壁打西壁大觀初開封尹李孝壽奏
師道行卓冠叢林宜有褒顯即賜紫方袍號定照禪師內臣持
救命至師謝恩竟乃陳已志出家時嘗有重誓不爲利名專誠
學道用資九族苟渝願心當弃身命父母以此聽許今若不守
本志竊冒寵光則佛法親盟背矣於是修表具辭復降旨京尹
堅俾受之師確守不回以拒命坐罪奉 旨下棘寺與從輕寺
吏聞有司欲徒淄州有司曰有疾與免刑及吏問之師曰無疾
曰何有灸癩邪師曰昔者疾今日愈吏令思之師曰已悉厚意
但妄非所安乃恬然就刑而行從之者如歸市及抵淄川儼居
學者愈親明年冬敕令自便庵於芙蓉湖心道俗川湊示衆曰
夫出家者爲厭塵勞求脫生死休心息念斷絕攀緣故名出家
豈可以等閑利養埋没平生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遇馨湯
色如石上栽花見利見名似眼中著屑况從無始以來不是不
曾經歷又不是不知次第不過翻頭作尾止於如此何須苦苦
貪戀如今不歇更待何時所以先聖教人祇要盡却今時能盡
今時更有何事若得心中無事佛祖猶是冤家一切世事自然
冷淡方始那邊相應你不見隱山空死不肯見人趙州至死不
肯告人匾擔拾橡栗爲食大梅以荷葉爲衣紙衣道者祇披紙
玄恭上座祇著布石霜置枯木堂與人生卧祇要死了你心投
子使人辨米同煮共餐要得省取你事且從上諸聖有如此榜
樣若無長處如何甘得諸仁者若也於斯體究的不虧人若也
不肯承當向後深恐費力山僧行業無取忝主山門豈可坐費
常住頓忘先聖付囑今者輒邀古人爲住持體例與諸人議定
更不下山不赴齋不發化主唯將本院莊課一歲所得均作三
百六十分日取一分用之更不隨人添減可以備飯則作飯作

飯不足則作粥作粥不足則作米湯新到相見茶湯而已更不
煎點唯置一茶堂自去取用務要省緣更一辦道又况活計具
足風景不踈華解笑鳥解啼木馬長鳴石牛善走天外之青山
寡色耳畔之鳴泉無聲嶺上猿啼露濕中宵之月林間鶴唳風
回清曉之松春風起時枯木龍吟秋葉凋而寒林華散玉堦鋪
蒼蘚之紋人面帶煙霞之色音塵寂爾消息宛然一味蕭條無
可趣向山僧今日向諸人面前說家門已是走不著便豈可更去
陞堂入室拈槌豎拂東喝西棒張眉努目如癩病發相似不唯
屈沈上座况亦辜負先聖你不見達磨西來少室山下面壁九
年二祖至於立雪斷臂可謂受盡艱辛然而達磨不曾措了一
詞二祖不曾問著一句還喚達磨作不為人得麼二祖做不求
師得麼山僧每至說著古聖做處便覺無地容身慚愧後人軟
弱又况百味珍著遞相供養道我四事具足方可發心祇恐做
手脚不迭便是隔生隔世去也時光似箭深為可惜雖然如是
更在他人從長相度山僧也強教你不得諸仁者還見古人偈
麼山田脫粟飯野菜淡黃齋喫則從君契不契任東西伏惟同
道各自努力珍重政和七年冬賜額曰華嚴禪寺八年五月十
四日索筆書偈付侍僧曰吾年七十六世緣今已足生不愛天
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身三界外騰騰任運何拘束移時乃逝
隨州大洪山報恩禪師衛之黎陽劉氏子世皆碩儒師未冠舉
方略擢上第後厭塵境請于朝乞謝簪紱為僧上從其請遂游
心祖道至投子未久即悟心要子曰汝再來人也宜自護持辭
謁諸名宿皆蒙印可丞相韓公績請開法於西京少林未幾大
洪革律為禪詔師居之上堂五五二十五案山雷主山雨明眼
衲僧莫教錯舉僧問九鼎澄波即不問為祥為瑞事如何師曰
古今不墜曰這箇且拈放一邊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

生曰作家宗師師曰也不消得上堂如斯話會誰是知音直饒
向一句下千眼頓開端的有幾箇是迷逢達磨諸人要識達磨
祖師麼乃舉手作捏勢曰達磨鼻孔在少林手裏若放開去也
從教此土西天說黃道黑欺胡謾漢若不放過不消一捏有人
要與祖師作主便請出來與少林相見還有麼良久曰果然上
堂拈起拄杖曰昔日德山臨濟信手拈來便能坐斷十方壁立
千仞直得冰河焰起枯木花芳諸人若也善能橫擔豈劣徧問
諸方苟或不然少林倒行此令去也擊禪牀一下僧問一箭一
群即不問一箭一箇事如何師曰中也曰還端的也無師曰同
聲相應同氣相求曰恁麼則石鞏猶在師曰非但一箇兩箇曰
好事不如無師曰穿却了也問三文三要即不問五位君臣事
若何師曰非公境界曰恁麼則石人拊掌木女呵呵師曰均卜
聽虛聲熟睡饒謔語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能得見少林機師
曰放過即不可隨後便打上堂橫按拄杖曰便與麼休去已落
二三更若怱怱終成異見既到這裏又不可弓折箭盡去也
衲僧家遠則能照近則能明乃拈起拄杖曰穿却德山鼻孔
却臨濟眼睛掀翻大海撥轉虛空且道三千里外誰是知音於
斯明得大似杲日照天苟或未明不免雲騰致雨卓一下問祖
師西來九年面壁最後一句請師舉唱師曰面黑眼睛白師嘗
設百問以問學者其略曰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爲甚麼一
稱南無佛罪滅河沙劫又作此○相曰森羅萬象總在其中具
眼禪人試請甄別上堂拈拄杖曰看看大地雪漫漫春來特地
寒靈峯與少室料掉不相干休論佛意祖意謾謂言端語端鐵
牛放去無蹤跡明月蘆花君自看卓拄杖下座師素與無盡居
士張公商英友善無盡嘗以書問三教大要曰清涼疏第三卷
西域邪見不出四見此方儒道亦不出此四見如莊老計自然

為因能生萬物即是邪因易曰太極生兩儀太極為因亦是邪
因若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能生萬物亦是邪因若計一為虛無
則是無因今疑老子自然與西天外道自然不同何以言之老
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無欲則常有徼則已
入其道矣謂之邪因豈有說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
測之謂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今乃破陰陽變易之道為邪因撥去不測之神豈有說乎望
紙後批示以斷疑網故也師答曰西域外道宗多途要其會歸
不出有無四見而已謂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也
蓋不即一心為道則道非我有故名外道不即諸法是心則法
隨見異故名邪見如謂之有有則有無如謂之無無則無有有
無則有見競生無有則無見斯起若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
亦猶是也夫不能離諸見則無以明自心無以明自心則不能

知正道矣故經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不能了自心云何
知正道又曰有見即為垢此則未為見遠離於諸見如是乃見
佛以此論之邪正異途正由見悟殊致故也故清涼以莊老計
道法自然能生萬物易謂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自
然太極為因一陰一陽為道能生萬物則是邪因計一為虛無
則是無因嘗試論之夫三界唯心萬緣一致心生故法生心滅
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而非有統而會之究竟寂滅而非
無非無亦非非無非有亦非非有四執既亡百非斯遣則自然
因緣皆為戲論虛無真實俱是假名矣至若謂太極陰陽能生
萬物常無常有斯為眾妙之門陰陽不測是謂無方之神雖聖
人設教示悟多方然既異一心寧非四見何以明之蓋虛無為
道道則是無若自然若太極若一陰一陽為道道則是有常無
常有則是亦無亦有陰陽不測則是非有非無先儒或謂妙萬

物謂之神則非物物則亦是無故西天諸大論師皆以心外有法爲外道萬法唯心爲正宗蓋以心爲宗則諸見自立言雖或異未足以爲異也心外有法則諸見競生言雖或同未足以爲同也雖然儒道聖人固非不知之乃存而不論耳良以未即明指一心爲萬法之宗雖或言之猶不論也如西天外道皆大權菩薩示化之所施爲橫生諸見曲盡異端以明佛法是爲正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道順逆皆宗非思議之所能知矣故古人有言緣昔真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今知理有所歸不應猶執權教然知權之爲權未必知權也知權之爲實斯知權矣是亦周孔老莊設教立言之本意一大事因緣之所成始所成終也然則三教一心同途異轍究竟道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孰能知此意也

沂州洞山雲禪師上堂秋風卷地夜雨翻空可中別有清涼箇

裏更無熱惱是誰活計到者方知纔落見聞即居途路且道到家後如何任運獨行無伴侶不居正位不居偏

長安福應文禪師上堂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直下便承當錯認弓爲矢惺惺底築著磕著懵懂底和混合水龜毛拂逼塞虛空兔角杖撐天拄地日射珊瑚林知心能幾幾擊禪牀下座滁州龍蟠聖壽曇廣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揚廣山頭雲靄靄月華庵畔栢青青曰恁麼則投子嫡嗣大陽親孫也師曰未跨鐵牛棒如兩點曰今日已知端的師曰一任敲甄打瓦

青原下十二世

芙蓉楷禪師法嗣

鄧州丹霞子淳禪師劍州賈氏子弱冠爲僧徹證於芙蓉之室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肇法師恁麼道

祇解指蹤話跡且不能拈示於人丹霞今日擘開宇宙打破形
山爲諸人拈出具眼者辨取以拄杖卓一下曰還見麼鷲鷲爲立
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上堂舉德山下衆曰我宗無語句
實無一法與人德山恁麼說話可謂是祇知入草求人不知通
身泥水子細觀來祇具一隻眼若是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句
金刀剪不開深深玄妙旨玉女夜懷胎上堂亭亭日午猶虧半
寂寂三更尚未圓六戶不曾知暖意往來常在月明前上堂寶
月流輝澄潭布影水無離月之意月無分照之心水月兩忘方
可稱斷所以道昇天底事直須颺却十成底事直須丟却擲地
金聲不須回顧若能如是始解向異類中行諸人到這裏還相
委悉麼良久曰常行不舉人間步披毛戴角混塵泥僧問牛頭
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金菊乍開蜂競採曰見後如何師曰苗
枯華謝了無依宣和己亥春示寂塔全身於洪山之南

東京淨因枯本法成禪師嘉興崇德人也上堂燈籠忽爾笑哈
哈如何露柱亦懷胎天明生得白頭女至今游蕩不歸來這窻
家好歸來黃花與翠竹早晚爲誰栽上堂知有佛祖向上事方
有說話分諸禪德且道那箇是佛祖向上事有箇人家兒子六
根不具七識不全是闡提無佛種性逢佛殺佛逢祖殺祖天
堂收不得地獄攝無門大衆還識此人麼良久曰對面不仙陀
睡多饒寐語上堂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但了歸元性何愁
方便門諸人要會歸元性麼露柱將來作木杓旁人不肯任從
伊要會方便門麼木杓將來作露柱撐天柱地也相宜且道不
落方便門一句作麼生道三十年後莫教錯舉

洪州寶峯闡提惟照禪師簡州李氏子幼超邁而惡俗一日授
書至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遽曰凡聖本一體以習故差別我知
之矣即趨成都師鹿苑清泰年十九剃染登具泰令聽起信於

大慈師輒歸卧泰詰之師曰既稱正信大乘豈言說所能了乃
虛心游方謁芙蓉於大洪嘗夜坐閣道適風雪震薄聞警盜者
傳呼過之隨有所得辭去大觀中芙蓉嬰難師自三吳欲趨沂
水僕夫迷道師舉杖擊之忽大悟嘆曰是地非鼇山也邪比至
沂芙蓉望而喜曰紹隆吾宗必子數輩矣因留躬耕湖上累年
智證成就出領招提遷甘露三祖宣和壬寅詔補圓通棄去復
居泐潭上堂古佛道我初成正覺親見大地衆生悉皆成正覺
後來又道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因沒見識漢好龍頭蛇尾便下
座上堂過去諸佛已入涅槃了也汝等諸人不應追念未來諸
佛未出於世汝等諸人不要妄想正當今日你是何人衆上堂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也二邊不立中道不安時作麼
生拈拄杖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上堂太陽門
下妙唱彌高明月堂前知音蓋寡不免舟橫江渚棹舉清波唱

慶和清平樂如斯告報普請承當擬議之間白雲萬里上
堂不自不生今亦無滅是死不得底樣子當處出生隨處滅盡
是活生受底規模大丈夫漢直須處生死流卧荆棘林俯仰屈
伸隨機施設能如是也無量方便莊嚴三昧大解脫門蕩然頓
開其或未然無量煩惱一切塵勞嶽立面前塞却古路上堂古
人道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正當恁麼時且道是
甚麼人刪詩書定禮樂還委悉麼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
樂云鐘鼓云乎哉問承師有言雲黯黯處獨秀峯挺出月朦朦
裏泐潭水光生豈不是寶峯境師曰若是寶峯境憑君子細看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看取令行時曰祇如承言須會宗勿自
立規矩如何是和尚宗師曰須知雲外千峯上別有靈松帶露
寒雪下僧問祖師西來即不問時節因緣事若何師曰一片兩
片三四片落在眼中猶不薦建炎二年正月七日示寂闍維得

設利如珠琲舌齒不壞塔于寺之西峯

襄州石門元易禪師潼川稅氏子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
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大衆祇如聞見覺知未嘗有間作
麼生說箇心空底道理莫是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爲之心空邪
錯莫是忘機息慮萬法俱捐銷能所以入玄宗泯性相而歸法
界爲之心空邪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
不得未審畢竟作麼生還會麼良久曰若寔無爲無不爲天堂
地獄長相隨三尺杖子攪黃河八臂那吒冷眼窺無限魚龍盡
奔走捉得循河三脚龜脫取殼鐵錐錐吉凶之兆便分輝借問
東村白頭老吉凶未兆若何爲休休休古往今來春復秋白日
騰騰隨分過更嫌何處不風流出上堂皓月當空澄潭無影紫
微轉處夕陽輝彩鳳歸時天欲曉碧霄雲外石筍橫空綠水波
中泥牛駕浪懷胎玉兔曉過西岑抱子金雞夜棲東嶺於斯明

得始知夜明簾外別是家風空王殿中聖凡絕跡且道作麼生
是夜明簾外事還委恁麼正值秋風來入戶一聲砧杵落誰家
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精靈皺眉曰磨後如何師曰波斯
彈指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
日坐寂火後收設利塔于學射山

東京淨因自覺禪師青州王氏子幼以儒業未見知於司馬溫公
然事高尚而無意功名一旦落髮從芙蓉游履踐精密契悟超
絕出世住大乘崇寧間詔居淨因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
是諸人不肯委悉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詣荆山而覓玉殊
不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直得宗門提唱
體寂無依念異不生古今無間森羅萬象觸目家風鳥道遼空
不妨舉步金雞報曉丹鳳翔翔玉樹花開花結子祇有太陽
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要會麼無影樹垂寒澗月

海潮東注斗移西

西京天寧禧誦禪師蔡州宋氏子初住韶山次過天寧丹霞上堂韶山近日沒巴鼻眼裏聞聲鼻嘗味有時一覺到天明不在牀上不落地大衆且道在甚麼處諸人於斯下得一轉語非唯救得韶山亦乃不孤行脚其或未然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岸夜塘水問如何是君師曰宇宙無雙日乾坤祇一人曰如何是臣師曰德分明主化道契物情機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赤心歸舜日盡節報堯天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玄眸凝不瞬妙體鑒旁來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帳符尊賤隔潛信往來通政和五年九月四日忽召主事令以楮囊分而爲四衆僧童行常住津送各一既而復曰丹霞有箇公案從來推倒扶起今朝普示諸人且道是箇甚底顧視左右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偉哉大丈夫不會未後句遂就寢右脇而化

長安天寧大用齊璉禪師上堂清虛之理佛祖同歸畢竟無身聖凡一體理則如是蒲目森羅事作麼生纖塵絕際渠儂有眼豈在旁窺官不容針私通車馬若到恁麼田地始可隨機受用信手拈來妙應無方當風立路直得金針爲縫線脚不彰玉殿寶階珠簾未卷正當此時且道是甚麼人境界古渡秋風寒颭颭蘆花紅蓼蒲江灣

潼川府梅山已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木糝花不犯春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石女不粧眉

福州普賢善秀禪師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龍吟初夜後虎嘯五更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輕煙籠皓月薄霧鎖寒巖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松蔞何曾老花開蒲未萌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猿啼音莫辨鶴唳響難明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撥開雲外路脫去月明前

襄州鹿門法燈禪師成都劉氏子依大慈寶觀為僧俾聽華嚴
得其要棄謁芙蓉蓉問曰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於言下心
跡泯然從容進曰靈然一句超群象迥出三乘不假修容撫而
印之開法鹿門僧問虛玄不犯寶鑑光寒時如何師曰掘地深
埋問如何是逍遙物外底人師曰徧身紅爛不可扶持

建昌軍資聖南禪師 聖節上堂顧視左右曰諸人還知麼夜
明簾外之主萬化不渝瑠璃殿上之尊四臣不昧端拱而治不
令而行壽逾百億須彌化洽大千沙界且道正恁麼時如何行
履野老不知黃屋貴六街慵聽靜鞭聲

瑞州洞山微禪師上堂日暖風和柳眼青冰消魚躍浪花生當
鋒妙得空王印半夜崑崙戴雪行僧問如何是默默相應底事
師曰瘞子喫苦瓜

太傅高世則居士字仲貽號無功初叅芙蓉求指心要蓉令去

其所重扣己而參一日忽造微密呈偈曰懸崖撒手任縱橫大
地虛空自坦平照燈巖木借月庵頭別有一簾明

大洪恩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守遂禪師遂寧章氏子上堂言大衆一拳拳倒黃鶴
樓一踏踏翻鸚鵡洲慣向高樓驟玉馬齒於急水打金毬然雖
恁麼爭柰有五色絲條繫手脚三鑄金鎖鎖咽喉直饒鑿碎金
鎖割斷絲條須知更有一重礙汝在且道如何是那重還會
麼善吉維摩談不到目連鷲子看如盲上堂舉李刺史問藥山
何姓山曰正是時李罔測乃問院主某甲適來問長老何姓荅
道正是時的當是姓甚麼主曰祇是姓韓山問曰若六月對他
便道姓熱也又巖頭問講僧見說大德會教是否曰不敢巖頭
舉拳曰是甚麼教曰是權教頭曰苦哉我若展脚問你不可道
是脚教也師曰奇怪二老宿有殺人刀有活人劍一轉語似石

上栽花一轉語似空中挂劍當時若無後語達磨一宗掃土而盡諸人要見二老宿麼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青原下十三世

丹霞淳禪師法嗣

真州長蘆眞歇清了禪師左綿雍氏子襁褓入寺見佛喜動眉睫咸異之年十八試法華得度往成都大慈習經論頌大意出蜀至沔漢扣丹霞之室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擬對霞曰你鬧在且去一日登鉢于岳峯豁然契悟徑歸侍立霞掌曰將謂你知有師欣然拜之翌日霞上堂曰日照孤峯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直前曰今日陞座更瞞某不得也霞曰你試舉我今日陞座看師良久霞曰將謂你瞥地師便出後游五臺之京師浮汴直抵長蘆謁祖照一語契投命爲侍者踰年分座未幾照稱疾退閑命師繼席學者如歸建

炎末游四明主補陀台之天封闔之雪峯詔住育王從温州龍翔杭之徑山慈寧皇太后命開山皐寧崇先上堂我於先師一掌下伎倆俱盡覓箇開口處不可得如今還有恁麼快活不徹底漢麼若無銜鐵負鞍各自著便上堂又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待要款曲賣弄爭奈未出母胎已被人覷破且道覷破箇甚麼瞞雪峯不得上堂上孤峯頂過獨木橋驀直恁麼行猶是時人脚高脚低處若見得徹不出戶身徧十方未入門常在屋裏其或未然趁涼般取一轉柴上堂道得第一句不被拄杖子瞞識得拄杖子猶是途中事作麼生是到地頭一句上堂處處覓不得祇有一處不覓自得且道是那一句良父曰賊身已露上堂口邊白醜去始得入門通身紅爛去方知有門裏事更須知有不出門底乃曰喚甚麼作門僧問三世諸佛向火爐裏轉大法輪還端的也無師大笑曰我却疑着曰和尚爲甚麼

却疑著師曰野花香滿路幽鳥不知春問不落風彩還許轉身
也無師曰石人行處不同功曰向上事作麼生師曰妙在一漚
前豈容千聖眼僧禮拜師曰祇恐不恁麼師一日入厨看煮麵
次忽桶底脫衆皆失聲曰可惜許師曰桶底脫自合歡喜因甚
麼却煩惱僧曰和尚即得師曰灼然可惜許一桶麵問僧你死
後燒作灰撒却了向甚麼處去僧便喝師曰好一喝祇是不得
翻款僧又喝師曰公案未圓更喝始得僧無語師打曰這死漢
上堂苔封古徑不墮虛凝霧鎖寒林肯彭風要鈎針穩密孰云
漁父棲巢祇麼承當自是平常快活還有具透關眼底麼良久
曰直饒聞早便歸去爭似從來不出門上堂乍雨乍晴乍寒乍
熱山僧底箇山僧自知諸人底箇諸人自說且道雪峯口除喫
飯外要作甚麼問僧琉璃殿上玉女攬梭明甚麼邊事曰回互
畝機師曰還有斷續也無曰古今不曾問師曰正當不曾問
時如何僧珍重更出上堂撼拄杖曰看看三千大千世界一時
搖動雲門大師即得雪峯則不然卓拄杖曰三千大千世界向
甚麼處去還會麼不得重梅雨秧苗爭見青上堂幻化空身即
法身遂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見得過橋村酒羊公又作舞云見
麼見麼恁麼不見隔岸野花香上堂還有不被玄妙汚染底麼
良久曰這一點傾四海水已是洗脫不下僧問如何是空劫已
前自己師曰白馬入蘆花上堂窮微喪本體妙大宗一句截流
淵玄及盡是以金針密處不露光鉷玉線通時宿舒異彩雖然
如是猶是交互雙明且道巧拙不到作麼生相安良久曰雲蘿
秀處青陰合巖樹高低翠鎖深上堂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王
鬻荆山貴轉位就功是却來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
不滯撒手亡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正恁麼時絕氣息一
句作麼生相委良久曰歸根風墮葉照盡月潭空師終于臯寧

宗先塔于寺西華桐嶋謚悟空禪師

明州天童宏智正覺禪師隰州李氏子母夢云臺一僧解環與環其右臂乃孕遂齋戒及生右臂特起若環此七歲日誦數千言祖寂父宗道久參佛陀遜禪師嘗拍師謂其父曰此子道韻勝甚非塵埃中人苟出家必爲法器十一得症及於淨明本宗十四具戒十八遊方訣其祖曰若不發明大事誓不歸矣及至汝州香山成枯木一見深所器重一日聞僧誦蓮經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瞥然有省即詣文室陳所悟山指臺上香合曰裏面是甚麼物師曰是甚麼心行山曰汝悟吾又作麼生師以手畫一圓相呈之復拋向後山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師曰錯山曰別見人始得師應喏喏即造丹霞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得更前師擬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師言下釋然遂作禮霞曰

不道取一句師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暇打得你且去霞領大洪師掌牋記後命首衆得法者已數人四年過圓通時真歇初住長蘆遣僧邀至衆出迎見其衣烏穿弊且易之真歇俾侍者易以新履師却曰吾爲鞋來邪衆問心服懽求說法居第一座六年出住泗州普照次補太平圓通能仁及長蘆天童屋廬湫隘師至創開一新衲子爭集上堂黃閣簾垂誰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撒真珠正恁麼時視聽有所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何通得箇消息去夢回夜色依稀曉笑拍豕風爛熳春上堂心不能緣口不能議直饒退步荷擔切忌當頭觸諱風月寒清古渡頭夜船撥轉琉璃地上堂堂空劫有真宗豈年前問已躬赤窮新活計清白舊家風的的三乘外寥寥一印中却來行異類萬派自朝東上堂今日是釋迦老子降誕之辰長蘆不解說禪與諸人畫箇樣子祇如在摩耶胎時作麼生以拂子畫此○相曰

抵如以清淨水浴金色身時又作麼生復畫此④相曰抵如周
行七步目顧四方拍天拍地成道說法神通變化智慧辯才四
十九年三百餘會說青道黃拍東畫西入般涅槃時又作麼生
乃畫此⑤相復曰若是具服衲僧必也相許其或未然一一歷
過始得上堂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白雲投壑盡青嶂倚
空高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蒲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
市鄴曰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師曰石女喚回三界夢木人坐
斷六門機乃曰向裏明宗則易宗中辨的則難良久曰還會麼
凍雞未報家林曉隱隱行人過雪山僧問一絲不著時如何師
曰合同船子並頭行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快刀快斧斫不入
問布袋頭開時如何師曰一任填溝塞壑問清虛之理畢竟無
身時如何師曰文彩未痕初消息難傳際曰一步密移玄路轉
通身放下劫盡空師曰誕生就父時合體無遺照曰理既如是

事作麼生師曰歷歷纒回分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曰怎麼則
塵塵皆現本來身去也師曰透一切色起一切心曰如理如事
又作麼生師曰路逢死虵莫打殺無底篋子盛將歸曰入市能
長嘯歸家著短衫師曰木人嶺上歌石女溪邊舞上堂諸禪德
吞盡三世佛底人爲甚麼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人爲甚麼
合眼不得許多病痛與你一時拈却了也且作麼生得十成通
暢去還會麼擘開華岳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師住持以來
受無貪而施無厭歲艱食竭已有及贍衆之餘賴全活者數萬
日常過午不食紹興丁丑九月謁郡僚及檀度次謁越師趙公
令謁與之言別十月七日還山翌日辰巳間沐浴更衣端坐告
衆顧侍僧索筆作書遺育王大慧禪師請主後事仍書偈曰夢
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煙沒秋水連天擲筆而逝龕留七日顏
貌如生奉全軀塔于東谷謚宏智塔名妙光

隨州大洪慧照慶預禪師上堂進一步踐他國王水草退一步踏他祖父田園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還有出身之路也無蕭騷晚籟松釵短游漾春風柳線長上堂舉問蜀文山曰直須藏身處無蹤跡無蹤跡處莫藏身吾在藥山二十年祇明此事今時人爲甚麼却造次丹山無彩鳳寶殿不留冠有時憨有時癡非我途中爭得知

夔州治平渴禪師上堂優游實際妙明家轉步移身拍落霞無限白雲猶不見夜乘明月出蘆花

淨因成禪師法嗣

台州天封子歸禪師上堂卓拄杖一下召大眾曰八萬四千法門八字打開了也見得麼金鳳夜棲無影樹峯巒纒露海雲遮太平州吉祥法宣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久旱無甘雨田中稻穗枯曰意旨如何師曰今年米價貴容易莫嫌糞

台州護國守昌禪師上堂拈拄杖卓曰三十六句之開始七十一候之起元萬邦迎和氣之時東帝布生成之令直得天垂瑞彩地擁貞祥微微細雨洗寒空淡淡春光籠野色可謂應時納祐慶無不宜盡大地人皆添一歲敢問諸人且道那一人年多少良久曰千歲老兒顏似玉萬年童子鬢如絲

鄧州丹霞普月禪師上堂威音已前誰當辨的然燈已後孰是知音直饒那畔承當未免打作兩橛縱向這邊行履也應未得十全良由杜口毗耶已是天機漏洩任使拈空摩竭終須縫罅離披林云體露真常直是純清絕點說甚皮膚脫落自然獨運孤明雖然似此新鮮未稱衲僧意氣直得五眼齊開三光洞啓從此竿頭絲線自然不犯波瀾須明轉位回機方解入鄮垂手所以道在使板齒生毛莫教眼睛顧著認著則空花繚亂言之則語路參差既然如是敢問諸人不犯鋒筌一句作麼生道良

父曰半夜烏龜眼豁開萬象曉來都一色

東京妙慧尼慧光淨智禪師上堂舉趙州勘婆話乃曰趙州舌頭連天老婆眉光覆地分明勘破歸來無限平人瞌睡

寶峯照禪師法嗣

江州圓通青谷真際德止禪師金紫徐閔中之季子也世居歷陽師雙瞳紺碧神光射人十歲未知書多喜睡其父目爲懵然子暨成童強記過人學文有奇語弱冠夢異僧授四句偈己而有以南安巖主像遺之者即傍所載聰明偈自是持念不忘後五年隨金紫將漕西洛一夕忽大悟連作數偈一曰不因言句不因人不因物色不因聲夜半吹燈方就枕忽然這裏已天明每嘯歌自若衆莫測之乃力求出家父弗許欲以官授之師曰某方將脫世網不著三界豈復剃頭於利名中邪請移授從兄珏遂祝髮受具未數載名振京師宣和二年春徽宗皇帝賜

號真際俾居圓通上堂山僧二十年前兩目皆盲了無所覩唯是聞人說道青天之上有大日輪照三千大千世界無有不遍之處籌策萬端終不能見二十年後眼光漸開又值天色連陰濃雲亂湧四方觀察上下推窮見雲行時便於行處作計較見雲住時便於住處立箇窠曰正如是問忽遇著箇多知漢問道莫是要見日輪麼何不向高山頂上去山僧却徵他道那裏是高山頂上他道紅塵不到處是諸仁者好箇端的消息還會麼長連牀上佛陀耶上堂昨夜黃白瞿曇將三千大千世界來一口吞盡如人飲湯水蹤跡不留應時消散當爾時諸大菩薩聲聞羅漢及與一切衆生盡皆不覺不知唯有文殊普賢警然覩見雖然得見渺渺茫茫恰似向大洋海裏頭出頭沒諸人且道是甚麼消息若也檢點得破許他頂門上具一隻眼示寂闍維煙氣所及悉成設利塔司空山分定壘石原

台州真如道會禪師上堂空劫亡事自肯承當日用全彰有何
滲漏正好歸家穩坐任他雪覆青山不留元字挂懷誰顧波翻
水面且道正不立玄偏不附物一句如何舉似機絲不挂梭頭
事文彩縱橫意自殊

興國軍智通大死翁景深禪師台州王氏子自幼不群年十八
依廣度院德芝披剃始謁淨慈象禪師一日聞象曰思而知慮
而解皆鬼家活計與不自遇遂往寶峯求入室峯曰直須斷起
滅念向空劫已前掃除立路不涉正偏盡却今時全身放下放
盡還放方有自由分師聞頓領厥旨峯擊鼓告衆曰深得闡提
大死之道後學宜依之因號大死翁建炎改元開法智通上堂
來不入門去不出戶來去無痕如何提唱直得古路苔封羶羊
絕迹蒼梧月鑠丹鳳不棲所以道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
藏身若能如是去住無依了無向背還委悉麼而今分散如雲

結你我相忘觸處玄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黑面老婆披白
練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白頭翁子著皂衫曰如何是正中來
師曰屎裏糞筋斗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雪刃籠身不自傷曰
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崑崙夜裏行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捉
得烏龜喚作鱉曰乞師再垂方便師曰入山逢虎卧出谷鬼來
牽曰何得干戈相待師曰三兩錢一斤麻紹興初歸住寶藏巖
以事民其服壬申二月示微恙乃曰世緣盡矣三月十三為衆
小參仍說偈曰不用剃頭何須漂浴一堆紅焰千足萬足雖然
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遂歎目而逝

衡州華藥智朋禪師四明黃氏子依寶峰有年無省因為衆持
鉢峰自題其像曰洗淡紅桃等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
裏怪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清噫你何人至焦山枯木成禪師
見之歎曰今日方知此老親見先師來師遂請益其贊成曰豈

不見法眼拈夾山境話曰我二十年祇作境會師即契悟

野錄

云成指以問師曰汝會麼師曰不會成曰汝記得法燈燭寒山
師曰然有省乃曰元來恁麼地成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春生夏

長秋收冬藏成曰直須保任師恁喏紹興初出住華嚴發之天

寧後遷清涼上堂海風吹夢嶺猿啼月敢問諸人是何時節恁

麼會得無影樹下任遨遊其或不然三條椽下直須打徹後退

居明之瑞巖建康再以清涼挽之明守亦勉其行師不從作偈

送使者曰相煩專使入煙霞灰冷無湯不點茶寄語甬東賢大

守雖教枯木再生花未幾而終

石門易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齊禪師福州陳氏子二十八辭父兄從雲蓋智禪師

出家執事首座座一日秉拂罷師問曰某聞首座所說莫曉其

義伏望慈悲指示座諄諄誘之使究無著說這箇法踰兩日有

省以偈呈曰說法無如這箇親十方刹海一微塵若能於此明

真理大地何曾見一人座駭然因語智得度徧扣諸方後至石

門深蒙器可出住青原僅一紀示寂日說偈遺衆曰昨六更

淨因覺禪師法嗣

僧軍扶梯子遂點之

遂寧府香山尼佛通禪師因誦蓮經有省往見石門乃曰成都

喫不得也遂寧喫不得也門拈拄杖打出通忽悟曰榮者自榮

謝者自謝秋露春風好不著便門拂袖歸方丈師亦不顧而出

由此道俗景從得法者衆

東京華嚴真懿慧蘭禪師上堂達磨大師九年面壁未開口已
前不妨令人疑著却被神光座主一覷脚手忙乱便道吾本來
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當時若有箇漢腦
後有照破古今底眼目手中有截斷虛空底鉗鎚繞見恁麼道
便與驀曾扭住問他道一華五葉且拈放一邊作麼生是你傳
底法待伊開口便與掀倒禪牀直饒達磨全機也倒退三千里
免見千古之下負累兒孫華嚴今日豈可徒然非唯重整頽綱
且要為諸人雪屈遂拈拄杖橫按召大眾曰達磨大師向甚處
去也擲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靈山會上喚作拈花少室峯
前名為得髓從上古德祇可傳翻末代宗師盡皆拱手華嚴今
日不可逐浪隨波擬向萬仞巖前點出普天春色會麼觸醜無
喜識枯木有龍吟
天寧誦禪師法嗣

西京熊耳慈禪師上堂般若無知應緣而照山僧今日撒屎撒
尿這邊放那邊倚東山西嶺笑呵呵幸然一片清涼地剛被熊
峯染汚他染汚他莫喚唧泥牛不馬盡呵叱過犯彌天且莫論
再得清明又何日還曾麼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乱春風卒未休
大洪遂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慶顯禪師僧問須菩提叢中宴坐帝釋兩華和尚新
據洪峯有何祥瑞師曰鐵牛耕破扶桑國迸出金烏照海門曰
未審是何宗旨師曰爇斗煎茶鉗不同
大洪智禪師法嗣

越州天章樞禪師上堂召大眾曰春將至歲已暮思量古往今
來祇是箇般調度凝眸昔日家風下足舊時岐路勸君休莫莽
鹵眊上眉毛須為取東村王老笑呵呵此道今人棄如土
青原下十四世

長蘆了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宗玉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十字街頭休斫額上
堂劫前運步出外橫身妙契不可以意到真證不可以言傳直
得虛靜斂氛白雲向寒巖而斷靈光破暗明月隨夜船而來正
恁麼時作麼生履踐偏正不曾離本位縱橫那涉語因緣

真州長蘆妙覺善悟禪師上堂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
肯入雪峯老漢抑逼人作麼所到這裏爲甚麼鼻孔在別人手
裏良久曰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撓僧問鴈過長空影沉寒水
鴈無遺蹤之意水無沉影之心遠端的也無師曰蘆花兩岸雪
江水一天秋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鴈過長空灑僧擬議師
曰靈利衲子

福州龜山義初禪師上堂又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寐語
作麼我今爲汝保任斯事終不虛也大似厭責爲賤既不恁麼

畢竟如何白雲籠嶽頂翠色轉崔嵬

建康保寧興與禪師上堂步入道場影活宗鑑粲粲星羅露夜
英英花吐春時人密運化機絲毫不爽石女全提空印文彩
木彭且道不一不異無去無來合作麼生體悉的的縱橫皆妙
用阿儂元不異中來

真州北山法通禪師上堂吞盡三世底爲甚麼開口不得照破
四天下底爲甚麼開眼不得作麼生得十成通揚去金針雙鏢
備叶露隱全該僧問斷言語絕思惟處乞師指示師曰滴水不
入石

天童覺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閣庵嗣宗禪師徽州陳氏子幼業經圓具依妙湛慧
禪師詰問次釋然契悟慧以墜尾拂付之後謁宏智蒙印可其
道愈尊出住普照善權翠巖雪竇上堂人人有箇鼻孔唯有善

權無鼻孔爲甚麼無二十年前被人掣落了也人人有兩箇眼睛唯有善權無眼睛爲甚麼無被人木楔子換了也人人有箇鬪髑唯有善權無鬪髑爲甚麼無借人作屎杓了也遂召大衆曰鼻孔又無眼睛又無鬪髑又無諸人還識善權麼君也不識是諸人埋沒善權其或未然更聽一頌澗底泥牛金貼面山頭石女著真紅繫驢椽上生芝草不是雲靄香爐峯上堂翠巖不是不說祇爲無箇時節今朝快便難逢一句爲君剖決露柱本是木頭秤鎚祇是生鐵諸人若到諸方莫道山僧饒舌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沒却你鼻孔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穿著你眼睛曰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烏豆問如何是君師曰磨龍三尺劍待斬不平人曰如何是臣師曰白雲閑不徹流水太忙生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雲行雨施月皎星輝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菱花未照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團圓無少刺曰如

何是正中來師曰徧界絕纖埃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齧鏃功前戲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十道不通耗問如何是轉功就位師曰撒手無依全體現扁舟漁父宿菴花曰如何是轉位就功師曰半夜嶺頭風月靜一聲高樹老猿啼曰如何是功位齊彰師曰出門不踏來時路蒲目飛塵絕點埃曰如何是功位俱隱師曰泥牛飲盡澄潭月石馬加鞭不轉頭師終于本山塔全身寺之西南隅

常州善權法智禪師陝府栢氏子壯於西京聖果寺祝髮習華嚴弃謁南陽謹次參大洪智踰十年無所證後於宏智言下豁然出居善權次遷金粟上堂明月高懸未照前雪眉人凭玉欄干夜深雨過風雷息客散雲樓酒椀乾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驚蛇入草飛鳥出林雨過山堂秋夜靜市聲終不到孤岑杭州淨慈自得慧暉禪師會稽張氏子幼依澄照道凝染削進

具甫二十扣真歇於長蘆微有所證旋里謁宏智智舉當明中
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覩問之語不契初夜
定回往聖僧前燒香而宏智適至師見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
智舉堪嗟去日顏如玉却歎回時鬢似霜詰之師曰其入離其
出微自爾問答無帶智許為室中真子紹興丁巳開法補陀徙
萬壽及吉祥雪竇淨熙三年勅補淨慈上堂朔風凜凜掃寒林
葉落歸根露赤心萬派朝宗船到岸六窗虛映芥投針本成現
莫他尋性地開門兩耀古今戶外凍消春色動四山渾作木龍吟
上堂釋迦老子窮理盡性金口敷宣一代時教珠回玉轉被人
喚作拭不淨以紙達磨祖師以一乘法直指單傳面壁九年不
立文字被人喚作壁觀婆羅門且道作麼生行履免被傍人指
注去衲帔帶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上堂巢知風穴知雨
甜者甜苦者苦不須計較作思量五五從來二十五萬般施

設到平常此是叢林飽參句諸人還委悉麼野老不知堯舜力
夔夔打鼓祭江神上堂谷之神樞之要裏許旁參回途得妙雲
雖動而常閑月雖晦而彌照賓主交參正偏兼到十洲春盡花
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昨夜三更星
滿天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白雲籠嶽頂終不露崔嵬曰如何
是正中來師曰莫謂鯤鯨無羽翼今日親從鳥道來曰如何是
兼中至師曰應無跡用無痕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石人衫子
破大地没人縫上堂皮膚脫落絕方隅明了身心一物無妙入
道寰深靜處玉人端馭白牛車妙明田地達者還稀識情不到
唯證方知白雲兒靈靈自照青山父卓卓常存機分頂後光智
契劫前眼所以道新豐路去後仍敲新豐洞兮湛然沃登者登
兮不動搖游者游兮莫忽速亭堂雖有到入稀林泉不長尋常
木諸禪德向上一著尊貴難明琉璃殿上不稱尊翡翠簾前還

合伴正與麼時針線貫通真宗不墜合作麼生施設蒲頭白髮
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鄆上堂舉傳大士法身頌云空手把鋤
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雲門大師道諸人東
來西來南來北來各各騎一頭水牯牛來然雖如是千頭萬頭
祇要識取這一頭師曰雲門尋常乾爆爆地錐割不入到這裏
也解拖泥帶水諸人抵今要見這一頭麼天色稍寒各自歸堂
上堂舉風幡話師曰風幡動處著得箇眼即是上座風幡動處
失却箇眼即是風幡其或未然不是風幡不是心衲僧徒自強
錐針巖房雨過昏煙淨卧聽涼風生竹林七年秋退歸雪竇十
年仲冬二十九日中夜沐浴而逝變全身於明覺塔石

明州瑞巖石窻法恭禪師郡之奉化林氏子於棲真院下髮受
具注經愛講下一夕誦法華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時聞
風刺樹葉聲忽然有省弃依天童始明大旨凡當世弘法者

悉往咨决出住能仁元孝瑞巖上堂春風楊柳眉春禽弄百舌
一片祖師心兩處俱漏泄不動步還家習漏頓消滅暗投玉線
芒曉貫金針穴深固實幽遠無人孰辨別慚愧可憐生頭頭皆
合轍不念阿彌陀南無訖矣無智癡人前第一不得說上堂
見得徹用時親相逢盡是箇中人望空雨寶休誇富無地容錐
未是貧踏著秤鎚硬似鐵八兩元來是半斤上堂舉世尊生下
指天指地公安頌曰五天一隻蓬蒿前攪動支那百萬兵不得
雲門行正令幾乎錯認定盤星

襄州石門清涼法真禪師劔門人也上堂柳色含煙春光迥秀
一峯孤峻萬卉爭芳白雲淡泞已無心蒲目青山元不動漁翁
垂釣一溪寒雪未曾消野渡無人萬古碧潭清似鏡賓中有主
拄杖橫挑日月輪主中有賓踏破草鞋赤脚走直得賓主互顯
殺活自由理事混融正偏不滯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且道

如何委悉塵中雖有隱身術爭似全身入帝鄉

明州光孝了堂思徹禪師上堂羊頭車子推明月沒底船兒載
曉風一句頓超情量外道無南北與西東所以劫前消息非口
耳之所傳格外真規豈思量之能解須知佛佛祖祖了無一法
爲人子子孫孫直下全身荷負既已萬機寢削自然一糝不留
湛湛之波碧水冷涵於秋色靈靈之照霽天淨洗於冰輪宛轉
旁參叶通兼帶夢手推開玉戶翻身撥動機輪正令繞行又見
一陽萌動化工密運俄驚三世變遷雖則默爾無言爭奈熾然
常說無遷無變今朝拈置一邊有故有新且道如何話會諸人
還委悉麼群陰消盡來日是書雲

隨州大洪法爲禪師天台鮑氏子上堂法身無相不可以音聲
求妙道亡言豈可以文字會縱使超佛越祖猶落階梯直饒說
妙談玄終挂唇齒須是功熏不犯影跡不留枯木寒巖更無津

潤幻人木馬情識皆空方能垂手入鄽轉身異類不見道無漏
國中留不住却來煙塢卧寒沙

真州長蘆琳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其示也離心意識其旨也超
去來今離心意識故品萬類不見差殊超去來今故盡十方更
無滲漏當頭不犯徹底無依悟向朕兆未生已前用在功勳不
犯之處平常活計不用躊躇擬議之間即沒交涉

大洪預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悟禪師上堂一切聲是佛聲簷前雨滴響泠泠一
切色是佛色靚面相呈諱不得便恁麼若爲明碧天雲外月華
清

福州雪峯慧深首座示衆未得入頭應切切入頭已得須教徹
雖然得入本無無莫守無無無間歇大洪聞之乃曰深兄說禪
若此惜福緣不勝耳一日普說罷揮偈辭衆以筆一拍而化

天封歸禪師法嗣

江州東林通埋禪師上堂峯頭駕鐵船三更日輪杲心閑不自
明落葉知誰掃等閑摘箇鄭州梨放手元是青州棗

天衣聰禪師法嗣

蘇州慧日法安禪師本郡人僧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
狗走抖擻口曰意旨如何師曰猴愁樓擻頭

溫州護國欽禪師上堂有句無句明來暗去活捉生擒捷書露
布如藤倚樹物以類聚海外人參蜀中綿附樹倒藤枯切忌名
模句歸何處噯噯噯呵呵大笑破鏡不照大地茫茫一任踣
跳

無為軍吉祥元實禪師高郵人自到天衣蚤夜精勤脇不至席
一日偶失笑喧衆衣擯之中夜宿田里觀星月粲然有省曉歸
趨方丈衣見乃問洞山五位君臣如何話會師曰我這裏一位

也無衣令參堂謂侍僧曰這漢却有箇見處柰不識宗旨何入
室次衣預令行者五人分序而立師至俱召實上座師於是密
契奧旨述偈曰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叶處紫雲屯夜明簾卷
無私照金殿重重顯至尊衣稱善後住吉祥

舒州投子道宣禪師又侍天衣無所契衣叱之師忘寢食者月
餘一夕聞巡更鈴聲忽猛省曰住住一聲直透青霄路寒潭月
皎有誰知泥牛觸折珊瑚樹衣聞命職藏司住後凡有所問以
拂子作搖鈴勢

青原下十五世

天童珣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智鑒禪師滁州吳氏子兒時母與洗手瘍因曰是甚
麼對曰我手似佛手長失恃怙依真歇於長蘆大休首衆即器
之後遷象山百怪不能惑深夜開悟求證於延壽然復見大休

住後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瓶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
善權智禪師法嗣

越州超化藻禪師開爐上堂雪滿寒牕燒盡丹霞木佛冰交野
渡凍殺陝府鐵牛直得寒灰發燄片雪不留任運縱橫現成受
用諸禪德要會麼衲被蒙頭坐冷煖了無知

雪竇宗禪師法嗣

泰州廣福微庵道勤禪師本郡俞氏子上堂舉僧問同安如何
是和尚家風同安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曰忽
遇客來將何祇待同安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來
師曰廣福即不然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祇向他道翠竹叢邊
歌歎乃碧巖深處卧煙蘿忽遇客來將何祇待沒底籃兒盛皓
月無心盃子貯清風

五燈會元卷第十四

